

# 进口关税调整、传递效应与中国企业 进口价格

魏 浩 张文倩\*

**摘要** 本文考察了我国进口关税调整对一般贸易进口价格的传递效应以及经济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进口关税下降会显著提高我国企业不含关税的进口价格，但是，不存在“准梅茨勒悖论”现象，即我国进口企业不含关税进口价格的上涨幅度小于进口关税的下降幅度；进口产品质量和第三国竞争者价格是进口关税价格传递效应的显著调节机制；进口关税下降显著降低了进口企业包含关税的进口价格。另外，企业中间品进口关税的下降，不仅会显著提升进口企业自身出口产品质量，而且，还会显著提升进口企业出口产品质量阶梯。

**关键词** 进口关税，进口价格，准梅茨勒悖论

**DOI:** 10.13821/j.cnki.ceq.2022.03.10

## 一、引言

积极扩大进口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近年来，我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积极扩大进口的政策和指导意见，并举办了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为了积极扩大进口，削减进口环节制度性成本，我国不断动态调整进口关税。一直以来，关税都是连接各国贸易往来的重要纽带，是一国价格体系中影响资源配置效率和调节经济内外部均衡发展的核心贸易政策工具之一。关税调整会通过影响微观企业的贸易决策，调控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的价差，推动国内相关产业的资源再配置，进而影响到一国宏观经济的发展及贸易结构的优化升级。因此，结合中国自身发展及外部国际经济环境，合理优化调整关税政策，有助于应对日益增加的外部市场不确定性，维持进出口价格的相对稳定。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我国与各国的贸易往来日益加强，关税的价

\* 魏浩、张文倩，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通信作者及地址：魏浩，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后主楼 1624 办公室，100875；电话：(010) 58802462；E-mail: weihao9989@163.com。作者感谢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主动扩大进口问题研究”（19ZDA068）、教育部社科基金“中国货物贸易进口价格问题研究”（18JHQ056）的资助。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和主编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

格传递是关税影响贸易的中间环节,反映了关税变化所引起的贸易产品的价格变化,是关税变动的经济与福利效应的重要基础,也直接关系到国家对于贸易政策的制定与调整。

自2001年加入WTO后,我国贸易自由化程度逐步提高,进口关税经历了较大幅度的下降。在2000—2011年间,我国简单平均进口关税税率由16.4%下降到7.8%,下降了52.4%。与此同时,我国货物进口额也由2000年的2250.9亿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17434.8亿美元,增加了674.6%。可以看出,在进口关税下降的同时,我国进口规模也在快速扩张。然而,我国进口规模的扩大并没有带来进口定价权的提升,相反,国际市场出现了“中国买什么,国际市场就涨什么”的现象,说明我国进口定价权缺失问题日益凸显(王聪和魏浩,2017)。

那么,进口关税的变化会如何影响企业的进口价格呢?当进口关税下降时,进口企业在保持进口额不变的情况下,如果所缴纳的进口关税额也随之下降,那么,就可以为进口企业节约部分进口成本,从而提高进口企业的利益。但是,当进口关税下降时,外国出口企业很可能会采取提高其出口价格的方式来瓜分一部分因进口关税下降给进口企业带来的利益,由此可能导致进口企业面临的不含关税进口价格的提高。如果外国出口企业出口价格的提高幅度大于进口关税的下降幅度,那么进口企业面临的包含关税的进口价格就会上升,在这种情况下,进口关税的下降不利于我国进口企业的进口;如果外国出口企业出口价格的提高幅度小于进口关税的下降幅度,那么,进口企业面临的包含关税的进口价格就会下降,在这种情况下,进口关税的下降有利于进口企业的进口。

关于进口关税调整, Metzler (1949) 指出, 贸易大国在征收进口关税时, 没有带来国内进口产品包含关税进口价格的提高, 反而使进口产品包含关税的进口价格下降, 导致其没有起到保护国内产业的作用。这种现象被称为“梅茨勒悖论”(Metzler Paradox)。Ludema and Yu (2016) 考察了美国企业1997—1998年间面对外国关税变化时的出口价格, 发现当出口目的地征收的进口关税下降时, 美国出口企业会提高其不含关税的出口价格, 出口目的地进口关税下降10%时, 美国出口企业不含关税的出口价格会提高11.6%, 即出口企业不含关税出口价格的提高幅度大于出口目的地进口关税的下降幅度, 这种现象被称为“准梅茨勒悖论”(Quasi-Metzler Paradox)。总的来看, 不管是“梅茨勒悖论”, 还是“准梅茨勒悖论”, 进口关税调整对进口国来说都是不好的, 进口关税上升没有起到保护作用, 进口关税下降也没有降低包含关税的进口价格。那么, 我国进口关税下降时, 不含关税的进口产品价格的提升幅度会大于我国进口关税的下降幅度吗? 我国进口是否面临“准梅茨勒悖论”? 为此, 本文考察了我国进口关税变化对企业不含关税进口价格的影响。在当前我国积极扩大进口、不断降低关税的背景下, 深入考察进口关税变化

对进口价格的影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对我国下一步实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本文研究主要基于以下两类文献：进口关税对进口价格的影响，进口关税变化的经济与福利效应。第一类文献是进口关税对进口价格影响的相关研究。有关研究表明，进口关税对进口价格的传递是不完全的，即进口国征收的进口关税每变动1%，并不会引起进口价格的同比例变化，存在出口企业的关税吸收效应。这类研究主要是从行业或产品层面展开的（Feenstra, 1989; Mallick and Marques, 2008; 孙浦阳等, 2019; Irwin, 2014）。第二类文献是进口关税变化对价格影响带来的经济与福利效应的相关研究。一方面，进口关税变化会带来一系列经济效应，如进口关税变化会对出口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与价格、企业研发、企业加成率、企业生产技术选择等造成影响（Bas and Strauss-Kahn, 2015; 田巍和余淼杰, 2014; 祝树金等, 2018; 陈雯和苗双有, 2016）。另一方面，进口关税的变化还会通过再分配效应对福利产生影响（Nicita, 2009; Han *et al.*, 2016; Marchand, 2012）。

进一步来看，已有文献对于进口价格传递效应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四个特点：第一，已有研究主要从行业或产品层面展开研究，基于企业层面的研究不多。第二，大部分文献聚焦于汇率的进口价格传递效应，而研究关税价格传递效应的文献相对较少，本文的研究是对已有文献的拓展与补充。第三，已有关于关税对价格影响的文献，大多聚焦于国内消费市场价格，极少涉及企业的进口价格。第四，已有文献主要考察了产品质量、企业生产率、运输成本与外部需求等因素对传递程度的影响，而忽略了进口来源国市场势力、第三国竞争者价格与进口企业间的竞争程度等对关税进口价格传递可能存在的调节效应。

总的来看，在借鉴已有文献的基础上，本文的主要贡献是：（1）从研究维度看，宏观层面的研究较多，进口关税变化对进口价格的影响在微观层面上还缺乏充足的证据支持。本文将研究视角扩展到企业—产品—进口来源国三维层面，有助于从更加微观的角度全面深入甄别进口关税对进口价格的影响在不同类型进口来源国、企业和产品的异质性，这对于我国调整进口关税政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2）从研究对象看，不同于已有文献侧重于关税对进口国国内市场消费价格传递效应的研究，本文主要是考察进口关税变化对企业不含税进口价格的影响，不仅能够反映外国出口企业在面临进口国进口关税变化时的价格调整能力，而且能够反映进口企业的进口定价议价能力。（3）从影响进口关税价格传递的调节效应来看，本文从进口产品质量、进口来源国市场势力、第三国竞争者价格和进口企业间竞争程度四个方面进行考察，丰富了现有进口关税对进口价格不完全传递的理论解释。（4）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进口关税下降不存在“准梅茨勒悖论”现象，即企业不含税进口价格的上涨幅度小于进口关税的下降幅度，相反，进口关税下降带

来含税进口价格的下降。这为我国下一步对外开放、进口政策调整提供了理论支撑。

本文余下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第三部分为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第四部分为实证结果与分析，第五部分为基于异质性视角的分析，第六部分为进一步拓展分析，第七部分为基本结论。

##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本文根据已有研究分析发现，进口产品质量、进口来源国市场势力、第三国竞争者价格以及进口企业间竞争程度都可能对进口关税的不含税进口价格传递效应起到一定调节作用。为此，本文从这四个方面探讨了进口关税对不含关税进口价格传递效应可能的内在调节机制。

### (一) 进口产品质量调节效应分析

产品质量是影响关税对价格传递的重要因素(Ludema and Yu, 2016)，当进口国调整进口关税时，出口企业会根据不同的产品质量采取差异化的价格调整方案。已有研究表明，高质量产品通常拥有更小的替代弹性和更高的价格加成(Antoniades, 2015; Chen and Juvenal, 2016)，当进口国进口关税发生变化时，出口企业可以通过调整出口产品价格以应对进口国进口关税变化对其带来的影响，进而改变进口企业面临的进口价格。

一般而言，高质量产品的差异化程度较大，替代弹性较小，且具有竞争力的高质量出口产品往往面临着较低的需求价格弹性(Berman *et al.*, 2012)。较小的替代弹性说明出口企业对该产品具有较强的垄断能力，较低的需求价格弹性则意味着即使出口企业提高该产品的出口价格，其市场份额也不会大幅下降。加之高质量产品本身价格也相对较高，出口企业的价格调整空间较大，当面临进口国进口关税下降时，出口高质量产品的企业通常采取提高价格加成的方式获取更多利润(Melitz and Ottaviano, 2008)。相反，对于低质量产品而言，由于其生产和出口的门槛都相对较低，产品同质化程度较高、可替代性较强，需求价格弹性也相对较高，且低质量产品本身价格相对较低，价格调整空间有限，因此，当进口国进口关税下降时，低质量产品出口企业对价格的调整幅度相对较小。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说1：进口关税变化对进口价格的影响因产品质量而异。进口国进口关税下降时，高质量产品进口企业面临的进口价格提高幅度大于低质量产品进口企业面临的进口价格提高幅度。

### (二) 进口来源国市场势力调节效应分析

不同市场势力的出口企业在面临外部冲击时会有不同的价格调整行为

(Atkeson and Burstein, 2008; Amiti *et al.*, 2014)。进口国进口关税的变化对于出口企业来说也是一种外部冲击,因此,在面临进口国进口关税的变化时,不同市场势力的出口企业,也可能会采取不同的价格调整行为。对于进口企业来说,为了分散风险,通常会从不同的进口来源国进口产品,因此,类似地,当进口国进口关税变化时,不同市场势力的进口来源国,同样可能采取不同的价格调整策略。

对于市场份额较大、市场势力较强的进口来源国,一方面,其定价议价能力通常也较强,当进口国进口关税下降时,进口需求通常也会随之扩大,而在供给能力基本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原本市场份额较大、市场势力较强的来源国更有能力提高其价格加成,从而提高进口企业面临的进口价格。另一方面,进口国进口关税的下降可能会带来更多出口企业进入进口国市场(Fitzgerald and Haller, 2018),而这些出口企业可能是来自不同的国家。随着同一产品市场上进口来源国数量的不断增加,进口来源国之间的竞争也更加激烈,从而挤占原有进口来源国的市场份额,削弱原有进口来源国的市场势力,进而削弱其加价能力,与此同时,原有市场份额较大的进口来源国为了维持其市场份额,也可能会选择维持原来的出口价格甚至降低出口价格。对于市场份额较小、市场势力较弱的进口来源国,当进口国进口关税变化时,其对价格的调整能力较弱,因此进口企业面临的进口价格调整幅度也相应较小。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说2:进口来源国市场势力可能会对进口关税的进口价格传递效应起到调节作用。

### (三) 第三国竞争者价格调节效应分析

进口国进口关税变化时,出口企业通常会调整其出口价格以最大化企业出口绩效,但出口企业对其出口价格的调整会受到出口企业面临的第三国竞争者出口价格的影响,因此,进口关税的价格传递效应也会受到双边贸易国之外第三国竞争者(即出口企业面临的竞争者)出口价格的影响。当前,第三国汇率(竞争者所在国汇率)对一国贸易的影响成为新的关注点(Bahmani-Oskooee and Xu, 2012),这意味着第三国汇率会影响到双边贸易情况,而汇率的本质就是价格,竞争者所在国汇率水平与价格水平都代表了竞争者所在国的竞争力,可见,一国在面临外部冲击调整出口价格时,往往会将其竞争者价格纳入决策范围。根据已有的研究结果,竞争者所在国汇率或者价格的变化会显著影响一国的进出口价格(Bahmani-Oskooee *et al.*, 2013; Pennings, 2017),由此进一步说明,第三国竞争者价格水平也可能是影响进口关税价格传递的重要调节机制。

当出口企业面临的第三国竞争者出口价格水平较高时,如果进口国削减进口关税,出口企业有较大的加价空间,即使提高其价格加成,出口企业也具有相对较强的竞争力,这种情况下,出口企业通常会选择提高其出口价格,

由此导致进口企业面临的不含关税的进口价格随之上升。相反,当第三国竞争者价格较低时,出口企业之间竞争较为激烈,为防止价格提升造成出口市场被竞争者侵蚀,出口企业较少采取加价的策略,此时出口企业对价格的调整能力会受到较大的限制,进口企业面临的进口价格也相对较为稳定。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说3:进口国进口关税下降时,进口价格的变化会受到双边贸易国之外第三国竞争者出口价格的影响。如果第三国竞争者出口价格较高,进口关税下降时,进口价格的提高幅度较大;反之,如果第三国竞争者出口价格较低,进口关税下降时,进口价格的提高幅度较小。

#### (四) 进口企业间竞争程度调节效应分析

已有研究表明,进口企业间的竞争程度会改变汇率等外部冲击对价格的影响(Dornbusch, 1987; Fisher, 1989),由此推测,进口企业间的竞争程度同样也可能是进口关税价格传递效应的重要调节机制之一。一方面,进口关税下降会降低企业的进口成本,促进更多企业进入进口市场,由此可能导致从同一进口来源国进口同一种产品的企业增加(Bas, 2012),加剧了进口企业之间的竞争。当进口企业间竞争较为激烈时,外国出口企业的定价能力相对提高,如果出口企业选择以获取更高利润为目的,很可能会提高其出口产品价格,由此导致进口企业面临的进口价格也随之提高。另一方面,进口关税下降时,进口企业的进口需求往往随之扩大,造成进口企业间竞争的加剧,与此同时,出口企业会面临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如果出口企业以占领市场份额为主要目的,则更可能选择调整自身价格加成的方式,维持出口目的地市场价格的稳定(Krugman, 1986),这种情况下,进口企业面临的进口价格一般不会提高。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发现,进口企业间的竞争程度会影响出口企业的出口策略,如果出口企业采取利润获取型策略,则进口企业面临的进口价格可能提高,如果出口企业采取占领市场份额型策略,则进口企业面临的进口价格不会提高,甚至还可能会下降;当然,出口企业也可能在两种策略之间进行适当均衡。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说4:进口企业间的竞争程度可能会对进口关税的进口价格传递效应起到调节作用。

### 三、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 (一) 模型设定

为研究进口关税对企业不含关税进口价格的影响,本文构建了如下计量模型:

$$\Delta \ln price_{fpc} = \beta_0 + \beta_1 \Delta \ln(1 + tariff_{pc}) + \beta_2 control + \mu_{ft} + \mu_{pc} + \epsilon_{fpc}, \quad (1)$$

其中,  $f$  表示企业,  $p$  表示产品,  $c$  表示进口来源国,  $t$  表示年份。被解释变量  $\Delta \ln price_{fpc}$  为企业  $f$  从  $c$  国进口产品  $p$  实际价格的对数在相邻两期的差分。解释变量  $\Delta \ln(1 + tariff_{pc})$  表示中国对来自  $c$  国的进口产品  $p$  征收的进口关税在相邻两期的差分。由于除进口关税外, 其他因素也可能影响企业不含关税的进口价格, 因此, 本文还选取了国家层面中国与进口来源国的双边汇率和进口来源国的边际生产成本作为控制变量。此外, 为了控制企业层面随时间变化的因素, 以及产品-国家层面不随时间变化的因素, 本文同时加入了企业-年份与产品-进口来源国固定效应。 $\epsilon_{fpc}$  为误差项。

### 1. 被解释变量

进口产品实际价格 ( $price_{fpc}$ ), 指企业  $f$  在  $t$  年从来源国  $c$  进口产品  $p$  的人民币实际价格。本文首先用海关数据库中企业-产品-来源国层面的进口额除以进口数量得到进口名义价格, 为了保证进口价格的有效性, 本文计算时将海关数据库中少数同一产品不同单位的样本删除; 其次, 本文用当年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中间价将以美元计价的进口价格转换成以人民币计价的进口价格; 最后, 本文采用历年中国 CPI 指数对人民币进口产品名义价格进行平减, 得到进口产品实际价格, 并对实际价格取对数一阶差分 ( $\Delta \ln price_{fpc}$ ), 得到本文的被解释变量。

### 2. 解释变量

中国对来自  $c$  国的产品  $p$  征收的进口关税 ( $tariff_{pc}$ )。本文采用实际实施关税中的简单平均关税, 将中国征收的进口来源国 HS6 位码产品的关税加 1 取对数后, 根据被解释变量的时间跨度取一阶差分 ( $\Delta \ln(1 + tariff_{pc})$ )。数据来源于 WITS-TRAINS 数据库。

### 3. 控制变量

(1) 人民币实际汇率 ( $rer_{ct}$ )。人民币实际汇率会影响产品的进口价格, 因此, 本文控制中国与进口来源国的双边汇率,  $rer_{ct} = e_{ct} \times \frac{P_{CHt}}{P_{ct}}$ 。其中,  $e_{ct}$  为  $t$  年中国与进口来源国  $c$  的双边名义汇率, 采用间接标价法衡量, 即 1 人民币兑换  $e_{ct}$  外币;  $P_{ct}$  和  $P_{CHt}$  分别为  $c$  国与中国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由此得到  $t$  年中国与进口来源国  $c$  的双边实际汇率  $rer_{ct}$ , 根据被解释变量的时间跨度取对数一阶差分 ( $\Delta \ln rer_{ct}$ )。数据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 IFS 数据库。

(2) 进口来源国的边际生产成本 ( $p_{pi}_{ct}$ )。本文采用各国的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来衡量进口来源国边际生产成本, 并按照被解释变量的时间跨度取差分 ( $\Delta p_{pi}_{ct}$ )。数据来源于 IFS 数据库。

## (二) 数据说明

本文研究主要用到了三套数据。具体如下: 第一, 中国海关数据库。第

二, WITS-TRAINS 数据库。本文从该数据库中获取了 2000—2011 年中国对各个进口来源国征收的各 HS6 位码产品层面的进口关税。第三,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除了这三套数据外, 本文在选取汇率和各国生产者价格指数时还用到了 IFS 数据库。

##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 (一) 基准回归

表 1 报告了中国征收的进口关税变化对不含关税进口价格的影响。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 中国征收的进口关税提高时, 进口价格下降, 反之, 进口关税下降时, 进口价格提高。具体来看, 表 1 中第 (3) 列的回归结果显示, 中国征收的进口关税每下降 10%, 面临的不含关税的进口价格将提高 1.5%, 这说明存在出口国出口企业的关税吸收现象, 进口关税的价格传递效应是不完全的。这与针对美国出口企业研究的结论类似, 当出口目的国征收的进口关税下降时, 美国出口企业会提高其不含关税的出口价格, 也就是说, 面对进口国进口关税的调整, 出口企业存在关税吸收效应 (Ludema and Yu, 2016)。

表 1 进口关税对企业不含关税进口价格的传递效应<sup>1</sup>

	(1)	(2)	(3)
$\Delta \ln(1 + tariff)$	-0.142*** (-2.647)	-0.138** (-2.560)	-0.150** (-2.403)
$\Delta \ln rcr$		-0.109*** (-16.828)	-0.099*** (-15.051)
$\Delta ppi$			-0.002*** (-5.874)
constant	0.000 (0.747)	0.002*** (3.532)	0.007*** (6.624)
firm-year FE	是	是	是
product-country FE	是	是	是
N	4 221 864	4 221 864	3 633 986
R <sup>2</sup>	0.076	0.076	0.077

注: 括号内为  $t$  值, \*, \*\*, \*\*\* 分别表示通过 10%、5% 和 1%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下表均同。

<sup>1</sup> 由于有些国家有些年份缺失 PPI 指数, 因此在加入 PPI 控制变量后, 会损失较多样本, 同时考虑到该控制变量并不会影响本文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为了尽可能减少样本损失, 本文仅汇报不加入这一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



## (二) 内生性处理与稳健性检验

### 1. 内生性处理

由于进口关税与进口价格之间可能因反向因果造成内生性问题，本文做了如下考虑。本文采用了企业-产品-进口来源国-年份层面不含关税的进口价格，单个企业-产品-进口来源国的进口价格是较微观的层面，且进口关税税率在通常情况下是由进口国直接制定的，或与 WTO 成员方谈判后制定，单一企业很难影响关税税率的变动。因此，本文认为关税是相对外生的。但是，为了解决进一步的潜在内生性问题，本文以中国 2001 年 12 月加入 WTO 作为准自然实验进行了 DID 因果识别检验。

本文采用公式 (2) 和公式 (3) 来估计我国加入 WTO 对进口关税价格传递的因果效应。考虑到海关对加工贸易免征进口关税，加入 WTO 后，我国进口关税发生了较大幅度的削减，因此，一般贸易企业面临的进口关税呈现大幅下降，而加工贸易企业实际面临的进口关税基本不变，为此，可以把我国加入 WTO 视为一次准自然实验，考察加入 WTO 的因果效应。式 (2) 是仅一般贸易样本的回归模型。式 (3) 是将加工贸易作为对照组，一般贸易作为处理组构造的 DID 模型。具体如下：

$$\Delta \ln price_{f_{pct}} = \beta_0 + \beta_1 \Delta \ln(1 + tariff_{pct}) + \beta_2 Post02_t + \beta_3 \Delta \ln(1 + tariff_{pct}) \times Post02_t + \beta_4 control + \mu_{ft} + \mu_{pc} + \epsilon_{f_{pct}}, \quad (2)$$

$$\ln price_{f_{pct}} = \beta_0 + \beta_1 treatment + \beta_2 Post02_t + \beta_3 treatment \times Post02_t + \beta_4 control + \mu_{ft} + \mu_{pc} + \epsilon_{f_{pct}} \quad (3)$$

其中， $Post02$  指时间虚拟变量，2002 年及其之后年份取值为 1，2002 年之前年份取值为 0； $treatment$  指分组虚拟变量， $treatment$  取值为 1 表示一般贸易，即为处理组，取值为 0 表示加工贸易，即为对照组。

表 2 中第 (1) 列汇报了中国加入 WTO 前后进口关税对不含关税进口价格影响的平均差异。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平均而言，相比加入 WTO 前，加入 WTO 后关税的下降会带来进口价格的显著提升。表 2 中第 (2) 列的回归结果显示， $treatment \times post02$  的估计系数为正且在 1% 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与加工贸易相比，一般贸易企业在加入 WTO 后进口价格提高了 16.3%。说明进口关税的下降确实带来了不含关税进口价格的提高。

表 2 加入 WTO 对进口关税影响企业不含关税进口价格的因果效应

	(1)	(2)
$\Delta \ln(1 + tariff)$	0.552*	
	(1.665)	
$\Delta \ln(1 + tariff) \times Post02$	-0.704**	
	(-2.105)	

(续表)

	(1)	(2)
<i>treatment</i>		0.241*** (61.313)
<i>treatment</i> × <i>Post02</i>		0.163*** (39.061)
$\Delta \ln rer$	-0.109*** (-16.818)	
<i>lnrer</i>		-0.058*** (-20.405)
constant	0.002*** (3.636)	0.261*** (153.474)
firm-year FE	是	是
product-country FE	是	是
<i>N</i>	4 221 864	21 803 989
$R^2$	0.076	0.783

## 2. 稳健性检验<sup>2</sup>

为了进一步排除其他因素干扰对回归结果可能造成的影响,本文采用改变固定效应、处理极端值、改变解释变量衡量方法、改变控制变量衡量方法、仅保留持续存在6年及以上样本和安慰剂检验等六种方法,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估计结果都表明,基准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 (三) 进口关税对企业不含关税进口价格影响的调节效应检验

进口产品质量、进口来源国市场势力、第三国竞争者价格与进口企业间竞争程度都可能会影响进口关税的价格传递效应,本文从这四个方面进行调节效应检验。本文在基准回归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了这四种调节变量与进口关税的交乘项,将基准回归模型拓展为式(4),具体如下:

$$\Delta \ln price_{fpc} = \beta_0 + \beta_1 \Delta \ln(1 + tariff_{pc}) + \beta_2 \Delta \ln(1 + tariff_{pc}) \times M + \beta_3 M + \beta_4 control + \mu_{ft} + \mu_{pc} + \epsilon_{fpc}, \quad (4)$$

其中, $M$ 代表各调节效应对应的调节变量。本文先采用各调节变量的连续变量与进口关税做交乘项来考察调节效应,在此基础上,考虑到这些调节变量与进口关税价格传递效应之间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本文还按照各调节变量的大小进行排序,根据各调节变量的中位数将其划分为高低两组,设定虚拟变量,采用该虚拟变量与进口关税的交乘项进一步考察调节效应。

<sup>2</sup> 由于篇幅限制,具体估计结果省略,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联系作者索取。

### 1. 进口产品质量调节效应

已有研究表明，产品质量是关税不完全传递的影响因素之一（Ludema and Yu, 2016）。本文借鉴 Auer and Chaney（2009）测算产品质量的方法，采用公式  $quality_{fpct} = [price_{fpct} - avg(price_{fpct})] / sd(price_{fpct})$  计算了进口产品质量。其中， $price_{fpct}$  是企业  $f$  从来源地  $c$  进口产品  $p$  的价格， $avg(price_{fpct})$  为该产品-来源地-年份组合中所有企业的平均进口价格， $sd(price_{fpct})$  为该组合中所有企业进口价格的标准差。产品质量  $quality_{fpct}$  表示标准化后的进口价格，使得不同进口商品的质量具有可比性。 $quality_{fpct}$  的值越大，表示产品质量越高。

表3中第（1）列采用进口产品质量的连续变量与进口关税做交乘项来考察调节效应；第（2）列是按照进口产品质量从高到低排序后根据中位数划分为高质量组和低质量组，设定虚拟变量并与进口关税做交乘项，其中，将低质量组设定为基准组。表3中第（1）列和第（2）列的回归结果显示，进口关税的价格传递效应因进口产品质量而异，且进口产品质量越高，进口关税下降时不含关税进口价格的提升幅度越大。

### 2. 进口来源国市场势力调节效应

一般来说，进口来源国市场份额越大，其市场势力就越强，在面临进口国进口关税变化时，进口来源国越可能通过调整其价格加成来改变价格。因此，本文采用某种产品进口来源国所占该产品的市场份额来衡量进口来源国市场势力，具体衡量指标的测算方法为： $market\_share_{pct} = imp_{pct} / \sum_c imp_{pct}$ ，其中  $imp_{pct}$  指  $t$  年产品  $p$  来自  $c$  国的进口额， $\sum_c imp_{pct}$  指  $t$  年产品  $p$  的进口总额， $market\_share_{pct}$  表示  $c$  国产品  $p$  在中国的市场份额，代表  $c$  国对于产品  $p$  的市场势力。

表3中第（3）列采用进口来源国市场份额的连续变量与进口关税做交乘项来考察调节效应；第（4）列是按照进口来源国市场份额从大到小排序后根据中位数划分为较强的来源国市场势力组和较弱的来源国市场势力组，设定虚拟变量并与进口关税做交乘项，其中，将较弱的来源国市场势力组设定为基准组。表5中第（3）列和第（4）列的回归结果显示，进口来源国市场势力的强弱并不会影响进口关税的价格传递效应，即进口来源国市场势力不会对进口关税的价格传递效应起到调节作用。

### 3. 第三国竞争者价格调节效应

第三国竞争者价格可能会影响到双边贸易国进口关税的价格传递效应。本文借鉴 Gopinath *et al.*（2010）的方法测算竞争者价格：先保留历年同一产品进口来源国数量大于等于2的样本，计算出中国每年从除双边贸易国以外的各竞争者所在国  $c$  进口产品  $p$  的平均价格： $price_{pct}^{competitor} = value_{pct}^{competitor} / volume_{pct}^{competitor}$ 。

表 3 中第 (5) 列采用第三国竞争者价格的连续变量与进口关税做交乘项来考察调节效应; 第 (6) 列是按照第三国竞争者价格从高到低排序后根据中位数划分为高竞争者价格组和低竞争者价格组, 设定虚拟变量并与进口关税做交乘项, 其中, 将低竞争者价格组设定为基准组。表 5 中第 (5) 列的回归结果显示, 第三国竞争者价格与进口关税的交乘项并没有通过 10%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说明第三国竞争者价格不会线性调节进口关税的价格传递效应。表 5 中第 (6) 列的回归结果显示, 将第三国竞争者价格分为高低两组并设定虚拟变量后, 该虚拟变量与进口关税的交乘项显示, 第三国竞争者价格会对进口关税的价格传递起到调节作用。综合上述结果可以发现, 第三国竞争者价格会对进口国进口关税的价格传递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 且这种调节作用是非线性的。第三国竞争者价格越高, 进口关税下降时, 不含关税进口价格的提升幅度越大。

#### 4. 进口企业间竞争程度调节效应

进口企业间的竞争程度可能会影响到进口关税的价格传递效应。当进口国国内企业之间对同一产品同一来源国进口的竞争较为激烈时, 往往会导致进口企业缺乏进口定价权。本文采用赫芬达尔指数衡量国内进口企业间的竞争程度, 具体测算方法为:  $HHI_{pct} = \sum_f (imp_{fpct} / \sum_f imp_{fpct})^2$ , 其中  $imp_{fpct}$  为企业  $f$  在  $t$  年从来源国  $c$  进口产品  $p$  的进口额,  $\sum_f imp_{fpct}$  为所有企业  $t$  年从来源国  $c$  进口产品  $p$  的进口总额,  $HHI_{pct}$  表示国内进口企业间  $t$  年从来源国  $c$  进口产品  $p$  的竞争程度, 该指数越小说明国内企业之间的竞争越激烈。

表 3 中第 (7) 列采用进口企业间竞争程度的连续变量与进口关税做交乘项来考察调节效应; 第 (8) 列是按照进口企业间竞争程度从大到小排序后根据中位数划分为较大的进口企业间竞争程度 (对应较小的赫芬达尔指数) 和较小的进口企业间竞争程度 (对应较大的赫芬达尔指数) 两组, 设定虚拟变量并与进口关税做交乘项, 其中, 将较大的进口企业间竞争程度组设定为基准组。表 5 中第 (7) 列和第 (8) 列的回归结果显示, 进口企业间竞争程度的大小并不会显著影响进口关税的价格传递效应, 即进口企业间竞争程度不会对进口关税的价格传递起到调节作用。

表 3 进口关税对企业不含关税进口价格影响的调节效应检验

	进口产品质量效应		进口来源国市场势力效应		第三国竞争者价格效应		进口企业间竞争程度效应	
	(1)	(2)	(3)	(4)	(5)	(6)	(7)	(8)
$\Delta \ln(1+tariff)$	-0.146***	-0.008	-0.116*	-0.127*	-0.100*	0.039	-0.171**	-0.185**
	(-2.730)	(-0.118)	(-1.739)	(-1.721)	(-1.860)	(0.643)	(-2.350)	(-2.432)

(续表)

	进口产品质量效应		进口来源国市场势力效应		第三国竞争者价格效应		进口企业间竞争程度效应	
	(1)	(2)	(3)	(4)	(5)	(6)	(7)	(8)
<i>M</i>	0.326*** (216.120)	0.584*** (422.475)	0.031*** (3.536)	0.006** (2.254)	0.039*** (19.076)	0.022*** (5.796)	-0.020*** (-3.731)	0.002 (0.953)
$\Delta \ln(1+tariff) \times M$	-0.510*** (-6.242)	-0.283*** (-3.257)	-0.116 (-0.690)	-0.018 (-0.192)	-0.022 (-1.175)	-0.375*** (-3.731)	0.160 (0.863)	0.095 (1.027)
$\Delta \ln r$	-0.121*** (-18.040)	-0.123*** (-17.852)	-0.109*** (-16.821)	-0.109*** (-16.823)	-0.109*** (-16.829)	-0.109*** (-16.830)	-0.109*** (-16.864)	-0.109*** (-16.829)
constant	0.014*** (23.500)	-0.294*** (-327.428)	-0.003* (-1.756)	-0.001 (-0.668)	-0.005*** (-7.103)	-0.008*** (-4.393)	0.006*** (5.016)	0.001 (1.141)
firm-year FE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product-country FE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i>N</i>	4 177 567	4 177 567	4 221 864	4 221 864	4 220 717	4 220 717	4 221 864	4 221 864
<i>R</i> <sup>2</sup>	0.129	0.121	0.076	0.076	0.076	0.076	0.076	0.076

## 五、基于异质性视角的分析<sup>3</sup>

### (一) 基于不同进口来源国视角

考虑到国家间贸易往来的密切程度不同,当进口国进口关税发生变化时,面临的进口来源国进口价格的反应也可能存在差异。本文按照产品-来源国-年份层面进口额的大小进行排序后,根据中位数将进口来源国样本分为主要进口来源国和非主要进口来源国两类,考察了不同进口来源国对进口关税的价格传递效应是否存在异质性。表4中第(1)列和第(2)列的回归结果显示,对于主要进口来源国,我国进口关税下降时,进口价格会显著提升,而对于非主要进口来源国,我国进口关税的下降并不会显著影响进口价格。也就是说,我国进口关税下降将导致我国主要进口来源国对我国出口价格的显著提高,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我国的主要进口来源国是我国进口关税下降的主要受益国。

<sup>3</sup> 由于篇幅限制,关于估计结果的原因分析省略,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联系作者索取。

表4 基于不同进口来源国视角的估计结果

	主要进口来源国	非主要进口来源国
	(1)	(2)
$\Delta \ln(1+tariff)$	-0.231*** (-2.766)	-0.013 (-0.163)
$\Delta \ln r$	-0.231*** (-15.000)	-0.058*** (-8.146)
constant	0.005*** (5.519)	0.002** (2.562)
firm-year FE	是	是
product-country FE	是	是
N	2 456 653	1 666 775
R <sup>2</sup>	0.086	0.129

## (二) 基于不同进口企业视角

当进口关税调整时,不同类型的进口企业由于其议价定价能力存在差异,面临的进口价格变化也可能有所不同。本文分别从企业生产率、所有制类型和进口规模方面,考察了不同类型企业进口关税变化对进口价格影响的异质性。表5是估计结果。估计结果表明:(1)进口关税的变化对高生产率进口企业的进口价格没有显著影响,但是,对低生产率进口企业进口价格变化的影响是显著的。(2)进口关税下降时,国有企业面临的进口价格会显著上升,而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面临的进口价格没有受到显著影响。(3)对于大规模进口企业来说,进口关税下降时,进口价格显著提升;对于小规模企业来说,进口关税下降对进口价格并没有显著影响。

表5 基于不同进口企业视角的估计结果

	企业生产率		企业所有制			企业进口规模	
	高生产率	低生产率	国有	外资	民营	大规模	小规模
	(1)	(2)	(3)	(4)	(5)	(6)	(7)
$\Delta \ln(1+tariff)$	-0.029 (-0.138)	-0.494* (-1.899)	-0.276*** (-3.157)	-0.005 (-0.060)	-0.082 (-0.750)	-0.156*** (-2.657)	0.079 (0.581)
$\Delta \ln r$	-0.198*** (-3.507)	-0.174*** (-3.386)	-0.131*** (-10.489)	-0.099*** (-10.068)	-0.113*** (-7.984)	-0.096*** (-14.342)	-0.198*** (-7.640)
constant	-0.001 (-0.284)	0.012*** (3.901)	0.011*** (8.357)	0.000 (0.165)	-0.004*** (-3.164)	0.027*** (40.190)	-0.043*** (-32.494)
firm-year FE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续表)

	企业生产率		企业所有制			企业进口规模	
	高生产率	低生产率	国有	外资	民营	大规模	小规模
	(1)	(2)	(3)	(4)	(5)	(6)	(7)
product-country FE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226 744	188 553	1 091 015	2 215 266	889 780	2 720 946	1 405 021
R <sup>2</sup>	0.064	0.105	0.057	0.090	0.107	0.088	0.144

### (三) 基于不同用途进口产品视角

由于关税在不同用途商品中进口价格的传递效应可能存在较大差别，因此本文从进口产品用途视角，考察并比较了不同用途产品进口关税调整时进口价格的变化。表6中第(1)–(3)列为基于进口产品用途视角下的异质性回归结果。本文按照BEC分类法将进口产品分为资本品、中间品和消费品，回归结果显示，进口关税下降时，资本品进口价格显著下降，而中间品和消费品进口关税下降时，进口价格都会显著上升，说明进口关税下降对资本品的进口是有利的。

### (四) 基于不同技术含量进口产品视角

考虑到进口产品技术含量不同，进口关税变化对进口价格的影响也可能存在较大差异，本文借鉴魏浩等(2016)的方法，将全部技术类产品分为低技术、中等技术与高技术类产品，探讨了进口关税对进口价格的传递效应。表6中第(4)–(6)列的回归结果显示，低技术产品进口关税下降10%，进口价格平均上升6.89%；中等技术类产品进口关税下降10%，进口价格平均上升1.65%；高技术类产品进口关税下降对进口价格没有显著影响，说明进口关税的下降对低技术产品进口价格的提升效应最为明显。

表6 基于不同进口产品视角的估计结果

	基于进口产品用途			基于进口产品技术等级		
	资本品	中间品	消费品	低技术	中等技术	高技术
	(1)	(2)	(3)	(4)	(5)	(6)
$\Delta \ln(1+tariff)$	0.354*	-0.202***	-0.351***	-0.689*	-0.165*	-0.006
	(1.920)	(-2.994)	(-3.498)	(-1.867)	(-1.758)	(-0.044)
$\Delta \ln rer$	-0.131***	-0.122***	-0.034***	-0.083**	-0.085***	-0.182***
	(-5.889)	(-14.401)	(-3.400)	(-2.082)	(-9.141)	(-10.222)
constant	-0.006***	0.004***	0.006***	-0.002	-0.001	0.005***
	(-3.213)	(5.755)	(4.065)	(-0.458)	(-0.589)	(4.300)
firm-year FE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续表)

	基于进口产品用途			基于进口产品技术等级		
	资本品	中间品	消费品	低技术	中等技术	高技术
	(1)	(2)	(3)	(4)	(5)	(6)
product-country FE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731 970	2 930 469	424 800	164 556	1 732 492	1 394 486
R <sup>2</sup>	0.123	0.093	0.222	0.217	0.108	0.115

## 六、进一步拓展分析

### (一) 进口关税变化对企业包含关税进口价格的影响

进口关税的变化会导致不含关税进口价格的提高,说明当我国进口关税下降时,外国出口企业会提高出口价格,那么,我国进口企业面临的实际包含关税的进口价格会如何变化呢?表7汇报了进口关税变化对企业含税进口价格的影响。表7中第(1)列是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的回归结果,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进口关税的下降可以显著降低包含关税的进口价格。考虑到进口关税与包含关税进口价格之间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而导致的内生性问题,为缓解内生性,本文借鉴Yu(2015)的方法,采用进口关税的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再次估计了进口关税对包含关税进口价格的影响,表7中第(2)列的回归结果显示,采用工具变量进行回归后,进口关税的下降依然会显著降低包含关税的进口价格。

表7 进口关税变化对企业包含关税进口价格的影响

	OLS	2SLS
	(1)	(2)
$\Delta \ln(1+tariff)$	0.862*** (16.049)	1.100*** (10.624)
$\Delta \ln r$	-0.109*** (-16.828)	-0.109*** (-16.857)
constant	0.002*** (3.532)	
firm-year FE	是	是
product-country FE	是	是
Kleibergen-Paap rk LM		3.0e+04***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4.2e+04***
N	4 221 864	4 221 864
R <sup>2</sup>	0.076	0.000



## (二) 进口关税变化对新进入企业与在位企业不含关税进口价格影响的差异性分析

进口关税的变化往往会带来企业间资源的再配置效应，进而影响到行业层面进口关税的价格传递。前文的分析中主要是基于企业-产品-来源国层面，为表述方便，本文将其视为企业层面，将产品-来源国视为行业层面。本文对企业层面的估计主要考察了关税削减后当年存在的企业进口关税对进口价格传递的平均效应，这其中包括两类企业，一类是关税削减后新进入的企业，一类是在位企业，那么，这两类企业在关税削减后面临的进口价格会如何变化呢？企业层面的研究并没有剥离这两种企业关税价格传递效应的差异，为此，本小节内容将考察行业层面进口关税的价格传递效应，并探讨行业层面进口关税的价格传递效应的来源。模型设定为式(5)–(7)，具体如下：

$$\Delta \ln price_{pct} = \beta_0 + \beta_1 \Delta \ln(1 + tariff_{pct}) + \mu_t + \mu_{pc} + \varepsilon_{pct}, \quad (5)$$

$$entry_{fpct} = \beta_0 + \beta_1 \ln(1 + tariff_{pct}) + \mu_{ft} + \mu_{pc} + \varepsilon_{fpct}, \quad (6)$$

$$\ln price_{fpct} = \beta_0 + \beta_1 entry_{fpct} + \mu_{ft} + \mu_{pc} + \varepsilon_{fpct}, \quad (7)$$

其中，式(5)是行业层面进口关税价格传递效应的回归模型，借鉴 Ludema and Yu (2016) 的做法，行业层面的进口价格采用企业的简单平均价格衡量；式(6)是进口关税变化对企业进入市场概率影响的回归模型， $entry_{fpct}$  为虚拟变量，当企业  $f$  为  $t$  年从来源国  $c$  进口产品  $p$  的新进入者时，取值为 1，新进入者定义为该进口关系在  $t-1$  年不存在而在  $t$  年存在；式(7)对比了新进入企业与在位企业之间的进口价格差异。

表 8 汇报了相应的回归结果。表 8 第 (1) 列的回归结果是行业层面进口关税对进口价格的影响，关税下降 10%，进口价格将显著提高 1.93%，说明在行业层面也存在进口关税的不完全传递。表 8 第 (2) 列的回归结果表明，进口关税下降 10%，企业进入进口市场的概率会提高 0.52%，这可能是由于虽然进口关税下降会带来不含关税价格的上升，但相比关税不调整的情况，企业面临的最终包含关税的进口价格仍可能是下降的，因此，企业仍然有进入市场的动机。表 8 第 (3) 列的回归结果表明，新进入企业的进口价格要高于在位企业进口价格，因此，新进入企业相比在位企业更可能引起关税的不完全传递，且新进入企业的进口定价权往往比在位企业更弱。

表 8 进口关税对新进入企业与在位企业不含关税进口价格的影响

	$\Delta \ln price$	$entry$	$\ln price$
	(1)	(2)	(3)
$\Delta \ln(1 + tariff)$	-0.193*	-0.052***	
	(-1.653)	(-8.783)	

(续表)

	$\Delta \ln price$	$entry$	$\ln price$
	(1)	(2)	(3)
$entry$			0.094*** (91.143)
constant	0.056*** (29.683)	0.686*** (1 475.117)	1.251*** (1 593.438)
year FE	是	否	否
firm-year FE	否	是	是
product-country FE	是	是	是
$N$	621 156	13 621 408	13 621 408
$R^2$	0.065	0.264	0.755

### (三) 中间品进口关税变化对进口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

本文从进口企业自身出口产品质量和企业出口产品质量阶梯两方面,考察了中间品进口关税变化对进口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

#### 1. 指标测算

关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 $quality_{ft}$ ), 本文借鉴施炳展和邵文波 (2014) 的方法, 测算了制造业企业在出口目的地-HS6 位码产品-年份层面的出口产品质量, 并对其进行标准化处理, 将标准化处理后的出口产品质量以出口份额为权重加总到企业层面。

关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阶梯 ( $qualityladder_{ft}$ ), 企业出口产品质量阶梯是指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与质量最高企业之间的距离。出口产品质量阶梯越高, 说明该出口企业与最高质量出口企业之间的距离越小。

关于企业中间品进口关税, 考虑到大部分企业会同时从多个国家进口多种产品, 本文借鉴余淼杰和袁东 (2016) 等人的做法, 采用算术加权的平均关税税率来衡量企业的中间品进口关税, 权重为进口份额。在计算企业进口关税时仅保留一般贸易中间品进口的样本。

关于控制变量, 本文将海关与工业企业样本进行匹配, 选取了如下控制变量: (1) 企业年龄 ( $age$ ), 采用当年年份减去企业成立年份加 1 衡量, 在回归模型中对企业年龄进行加 1 取对数处理。(2) 企业规模 ( $size$ ), 采用固定资产规模衡量, 在回归模型中对企业规模进行取对数处理。(3) 融资约束 ( $finance$ ), 采用流动负债与流动资产的比值衡量, 在回归模型中对融资约束进行加 1 取对数处理。(4) 资本劳动比 ( $KLratio$ ), 采用固定资产与从业人数的比值衡量, 在回归模型中对资本劳动比进行取对数处理。(5) 劳动生产率 ( $productivity$ ), 采用工业总产值与从业人数的比值衡量, 在回归模型中

对劳动生产率进行取对数处理。

## 2. 中间品进口关税变化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

表9汇报了中间品进口关税变化对进口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其中第(1)列和第(3)列为仅海关数据的回归结果，第(2)列和第(4)列为海关和工业企业数据匹配的回归结果。具体来看，表9中第(1)列和第(2)列的回归结果显示，企业中间品进口关税的下降显著提升了进口企业出口产品质量。这可能是由中间品进口产品种类效应和质量升级效应带来的。一方面，中间品进口关税下降会降低企业的生产投入成本，带来企业进口中间品种类的增加，有效弥补企业生产过程中的短板，推动进口与国内生产要素的优势互补，有助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另一方面，中间品进口关税下降可能会降低高质量投入品包含关税的价格，有助于企业选择进口更多高质量投入品，进而生产并出口更高质量的产品。

表9中第(3)列和第(4)列的回归结果显示，企业中间品进口关税的下降显著提升了进口企业出口产品质量阶梯。对此可能的解释是，中间品进口关税下降时，进口成本下降，之前出口低质量产品的企业更有动力提升其出口产品质量，且其产品质量的提升空间较大，由此提高了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阶梯，缩小了出口企业与最高质量出口企业之间的距离。

表9 中间品进口关税变化对进口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

	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企业出口产品质量阶梯	
	(1)	(2)	(3)	(4)
<i>tariff</i>	-0.048*** (-3.552)	-0.083*** (-3.631)	-0.047*** (-2.973)	-0.095*** (-3.528)
constant	0.452*** (461.433)	0.496*** (24.064)	0.546*** (472.450)	0.596*** (24.805)
控制变量	否	是	否	是
firm FE	是	是	是	是
year FE	是	是	是	是
N	106 208	43 155	106 208	43 155
R <sup>2</sup>	0.786	0.780	0.762	0.758

## 七、基本结论

基于2000—2011年中国海关进出口贸易数据库、WITS-TRAINS数据库及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等匹配得到的大型微观数据，本文实证检验了进口关

税变化对我国企业进口价格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中间品进口关税变化对我国进口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本文研究表明,我国进口关税下降将带来我国企业进口产品的含税进口价格的下降,有利于我国企业生产成本的下降,也有利于国内消费者福利的提升。也就是说,我国进口关税下降不存在“准梅茨勒悖论”,下调进口关税可以成为我国积极扩大进口的政策手段。与此同时,当我国进口关税下降时,我国主要进口来源国、主要进口商品对中国的出口价格也会提高,即我国主要进口来源国、主要进口产品是我国进口关税下降的主要受益方。也就是说,中国进口关税下降可能会引起进口产品世界市场价格的上升,可能会对其他进口国产生不利的影 响,从而可能会不利于我国与其他进口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可能在国际上出现不利于我国外部发展环境的舆论,这是国家政府需要高度重视的问题。

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政策指导意义。在面临进口关税削减时,不同类型进口产品进口价格的变化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因此,我国政府要结合国内行业和企业生产发展的需要,针对不同类型产品实施分类调整进口关税的政策。本文研究表明,进口关税下降时,资本品进口价格会显著下降,国家后期可以考虑加大资本品关税的下调力度,从而优化我国进口产品结构。当第三国竞争者出口价格较低时,进口关税下降会导致我国进口价格下降,因此,在实施积极扩大进口战略时,我国要特别重视进口市场多元化问题,重点开拓或培育潜在的贸易伙伴,拓展进口来源国渠道,防范进口关税下降导致进口价格大幅上升的现象。另外,充分利用中间品关税变化的出口产品质量效应,加快我国出口贸易高质量发展,也是国家要高度重视的问题。

## 参 考 文 献

- [1] Amiti, M., O. Itskhoki, and J. Konings, “Importers, Exporters, and Exchange Rate Disconnec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4, 104 (7), 1942-1978.
- [2] Antoniadis, A., “Heterogeneous Firms, Quality, and Trad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5, 95 (2), 263-273.
- [3] Atkeson, A., and A. Burstein, “Pricing-to-Market, Trade Cost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ve Pric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8, 98 (5), 1998-2031.
- [4] Auer, R., and T. Chaney, “Exchange Rate Pass-through in a Competitive Model of Pricing-to-Market”,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2009, 41, 151-175.
- [5] Bas, M., “Input-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Firm Export Decisions: Evidence from Argentin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2, 97 (2), 481-493.
- [6] Bas, M., and V. Strauss-Kahn, “Input-trade Liberalization, Export Prices and Quality Upgrading”,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5, 95 (2), 250-262.
- [7] Bahmani-Oskooee, M., and J. Xu, “Impact of Exchange Rate Volatility on Commodity Trade Between US and China: Is There a Third Country Effect”,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2012, 36 (3), 555-586.

- [8] Bahmani-Oskooee, M., S. W. Hegerty, and J. Xu, "Exchange-rate Volatility and US-Hong Kong Industry Trade: Is There Evidence of a 'Third Country' Effect?", *Applied Economics*, 2013, 45 (18), 2629-2651.
- [9] Berman, N., P. Martin, and T. Mayer, "How Do Different Exporters React to Exchange Rate Change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2, 127 (1), 437-492.
- [10] Chen, N., and L. Juvenal, "Quality, Trade, and Exchange Rate Pass-through",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6, 100, 61-80.
- [11] 陈雯、苗双有,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与中国制造业企业生产技术选择", 《经济研究》, 2016年第8期, 第72—85页。
- [12] Dornbusch, R., "Exchange Rates and Pric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7, 77 (1), 93-106.
- [13] Feenstra, R. C., "Symmetric Pass-through of Tariffs and Exchange Rates under Imperfect Competition: An Empirical Tes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89, 27 (1), 25-45.
- [14] Fitzgerald, D., and S. Haller, "Exporters and Shock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8, 113, 154-171.
- [15] Fisher, E., "A Model of Exchange Rate Pass-through",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89, 26 (1-2), 119-137.
- [16] Gopinath, G., O. Itskhoki, and R. Rigobon, "Currency Choice and Exchange Rate Pass-throug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0, 100 (1), 304-336.
- [17] Han, J., R. Liu, B. Ural Marchand, and J. Zhang, "Market Structure, Imperfect Tariff Pass-through, and Household Welfare in Urban Chin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6, 100, 220-232.
- [18] Irwin, D. A., "Tariff Incidence: Evidence from U. S. Sugar Duties, 1890-1930", *NBER Working Papers*, No. 20635, 2014.
- [19] Krugman, P. R., "Pricing to Market When the Exchange Rate Changes", *NBER Workingpaper* No. 1926, 1986.
- [20] Ludema, R. D., and Z. Yu, "Tariff Pass-through, Firm Heterogeneity and Product Qualit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6, 103, 234-249.
- [21] Mallick, S., and H. Marques, "Pass-through of Exchange Rate and Tariffs into Import Prices of India: Currency Depreciation versus Import Liberalizatio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8, 16 (4), 765-782.
- [22] Marchand, B. U., "Tariff Pass-through and the Distributional Effects of Trade Liberalizatio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2, 99, 265-281.
- [23] Melitz, M. J., and G. I. P. Ottaviano, "Market Size, Trade, and Productivity",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08, 75 (1), 295-316.
- [24] Metzler, L. A., "Tariffs, International Demand, and Domestic Pric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49, 57, 345-351.
- [25] Nicita, A., "The Price Effect of Tariff Liberalization: Measuring the Impact on Household Welfar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9, 89 (1), 19-27.
- [26] Pennings, S., "Pass-through of Competitors' Exchange Rates to US Import and Producer Pric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7, 105, 41-56.
- [27] 孙浦阳、张甜甜、姚树洁, "关税传导、国内运输成本与零售价格——基于高铁建设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经济研究》, 2019年第3期, 第135—149页。
- [28] 施炳展、邵文波, "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测算及其决定因素——培育出口竞争新优势的微观视角", 《管理世界》, 2014年第9期, 第90—106页。

- [29] 田巍、余森杰,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和企业研发: 基于中国数据的经验分析”, 《世界经济》, 2014 年第 6 期, 第 90—112 页。
- [30] 王雅琦、戴觅、徐建炜, “汇率、产品质量与出口价格”, 《世界经济》, 2015 年第 5 期, 第 17—35 页。
- [31] 王聪、魏浩, “进口产品价格、出口产品价格与中国的进口产品价格波动”, 《国际贸易问题》, 2017 年第 7 期, 第 38—49 页。
- [32] 魏浩、赵春明、李晓庆, “中国进口商品结构变化的估算: 2000—2014 年”, 《世界经济》, 2016 年第 4 期, 第 70—94 页。
- [33] 魏浩、李翀、赵春明, “中间品进口的来源地结构与中国企业生产率”, 《世界经济》, 2017 年第 6 期, 第 48—71 页。
- [34] Yu, M., “Processing Trade, Tariff Reductions and Firm Productivity: Evidence from Chinese Firms”, *The Economic Journal*, 2015, 125 (585), 943-988.
- [35] 余森杰、袁东, “贸易自由化、加工贸易与成本加成——来自我国制造业企业的证据”, 《管理世界》, 2016 年第 9 期, 第 33—54 页。
- [36] 祝树金、钟腾龙、李仁宇,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与多产品出口企业的产品加成率”, 《中国工业经济》, 2018 年第 1 期, 第 41—59 页。

## Import Tariff Adjustment, Pass-through Effect and Import Prices of Chinese Firms

HAO WEI\* WENQIAN ZHANG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We try to study the pass-through effect and economic effect of China's import tariff reduction on import price of ordinary trade. The basic findings show that the reduction of import tariff will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tariff-exclusive import price of firms, but there is no “Quasi-Metzler Paradox” phenomenon. That is, the increase in tariff-exclusive import prices of importing firms is smaller than the decrease in import tariffs. The quality of imported products and the price of competitors in the third country are the significant mechanisms of the tariff pass-through. Tariff reduction decreases the tariff-inclusive import price, and the reduction of import tariff on intermediate goods improve the export quality and the export quality ladder of import firms.

**Keywords** import tariff, import price, Quasi-Metzler Paradox

**JEL Classification** F13, F14, F19

---

\* Corresponding Author: Hao Wei, Business School at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No. 19 Xijiekouwai Street, Haidian District, Beijing 100875, China; Tel: 86-10-58802462; E-mail: weihao9989@163.com.